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三岡識略 第二卷

夫婦巧合 己丑三月，海鹽鹽海塘百餘丈，傍海居民，有漂入海者。一婦夫他出，子尚乳，寢一木牀，周圍皆板。鯨濤如山，波浪洶湧，婦攀牀出沒，久而不覆。順流數百里，沖入上海縣一團地方。有馮姓者鰥居，救之獲免，母子俱無恙，遂為夫婦。後其夫訪知，移文來索。眾議泛海不死，其事甚奇，雖為野合，實有天意。乃留其妻而還其子，夫悲慟而去。

大士顯應

吾鄉櫻桃湖，東接海上，有古剎曰白衣庵，大士供養處也。地最僻，寺僧多不法。偶有商人遇暴雨托宿，見銅像剝落，損白金數笏為助。僧窺其橐重，遂醉以酒，縛之榻，解佛幡縊焉。時已更餘，月光黯然，適捕盜舟至，遙見一縞衣女子，徘徊寺側，疑僧為奸，入寺窮索，寂無所見，惟所縊之人宛轉垂絕，救之復甦，自道其故，乃訝向所見者，即大士顯應也。於是將僧繫送有司，杖殺之。

夜叉島

吳門有吳氏子，與一僕附賈人舟，往日本國，同行約百餘眾。未到三四百里，忽遇暴風，飄泊一島。二□餘人挾弓矢刀槍，登岸覓鳥獸。猝逢一夜叉，長二丈許，朱髮藍面，自岩間出，攫一人，持其足，剖而啖之。餘人反走，夜叉緩步而來，連攫二人。及舟，以兩手首尾拆之，舟斷為二。俟水中復有夜叉出，始爭攫人，既而相鬥，海水沸騰，島峙震動。久之解去，人半墮水，半為所食，惟存二人在檣下夾板內。明午樵者至，見有衣貨，取之，乃於夾板得二人，攜去。後得歸，其一人即吳僕，而吳氏子被食矣。樵者云，此名夜叉島，惟正午可出樵蘇，忌言語，諸人不知，故遭此禍也。吳僕今尚在。

白蝙蝠

嘉定縣南翔白鶴寺，梁太清中所建也，其剎最古。棟間為蝙蝠所窟，寺僧往往取夜明砂以射利。予偶過其地，借宿禪榻，漏將半，有物屢來觸幃。披衣索之，獲蝙蝠一，其白如雪。取歸置籠中，三日後竟逸去。古書言，蝙蝠一千年化為白，名「仙鼠」，食之可以輕舉。惜乎未之試也。

按《續博物志》載，宋劉亮合丹藥，用白蝙蝠，服之立死。又陳子真獲大蝙蝠，食之大瀉而死。則輕舉之說，似未足據。

虎異

湖廣永州熊巖嶺，有虎數百共鬥。其一最巨者，色赤如火，咆哮搏擊，山石俱裂，萬雉皆雥。

關公默佑

濟寧南關有文昌閣，閣圯，改為關公廟，址稍縮。後有清真寺，乃回子所創者。諸生王道新、王宏等，以廟貌卑隘，議擴之，而回子楊生花者素暴，欲侵廟址，糾黨誣訟。有陳君益修爭於官，得如舊。楊大恨，敵眾截陳於道，殘其肢體，劓雙目，摔之以滅。舉城如沸，益修垂絕，家人舁至榻，張皇守視，莫知所出。陳夜半忽如夢中，見綠繡丈夫，執卮酒勸之曰：「強飲此，可活。」少頃，喉間喀喀有聲，隨溺血盈盎，胸腹稍寬。次日，復見一人，形貌如仙，排闥直入，曰：「我能療子。」以手指抉起雙目孔，噴血如注。又見一老姥，以果啖之，捧接之次，二睛欬然墮地，姥趣吸之，目漸有光。不數日，睛如故。陳乙酉登賢書，丙戌捷南宮，曆官監司。二王亦俱登科，濟寧楊生蘇霖記其事。

東山行

偽肅魯伯黃斌卿，閩之興化人。少有膽略。屯兵舟山，後頗驕恣，失將士心，為麾下縛以巨石，沉之於海。或又云，卒於昌國城南之東山。黃之客作《東山行》以誅之曰：「東山風悲吹日黃，千櫓萬軸戈如霜。東山風怒吹月黑，天裂星飛芒赤色。星飛卻入鮫人宮，侯兮侯兮歸其中。天吳哀嘯電鼉戰，老蛟騰出為長虹。城中老翁泣血視，願侯同生侯同死。侯無在舟侯在舟，高牙大纛沉於此。百川東流滄海波，山高水深當奈何。」二說不同，今並記之。

箭鏃

靈壁縣西五里，農人鋤地遇一穴，以瓦蓋之。發視，得箭鏃一斛，莫辨其故。

舟吼

《南史·王琳傳》，記琳將戰，舟鳴如野豬。嘗讀其書而疑之。沈高士浩然浮海，舟忽鳴，音如巨牛，自旦至日中不止，眾懼不能食。舟人請曰：「當祭而祈之。」浩然不應，作詩而自歌之曰：「石憑而言，惟德之衰。劍悲而嘯，其將訴誰？剝木為舟，鳴孰使之？物有變化，吉凶安施？冥冥滄海，吾道在茲。受命於天，舟汝何為？」歌數闕，而舟之鳴亦止。

律畢香

婺州一怪，有聲無形，能與人應答，善盜財物，婦女微有姿色，皆被淫。當其來，如夢魘然。或詢其名，曰：「我律畢香也。」郡守患之，遣使乞張真人符，不能禁。時有林生者，善治鬼，結壇行法。三日後，聞空中洶洶如戰鬥聲，妖遂絕，竟不知何物。予姊丈張孝廉士紳，隨父宦其地，親見之。

定水帶

京師窮市，有古鐵條，垂三尺許，闊二寸有奇，中虛而外鏽澀，兩面鼓釘隱起，不甚可辨。欲易錢幾□文，無顧問者。有高麗使，旁睨良久，問價幾何？鬻者詭對五□金。如數畀之，先令一人負之，疾馳去。時觀者漸眾，問此何名？使曰：「此名定水帶，昔神禹治水，得此帶九，以定九區，此特其一。我國航海，每苦水鹹，一投水帶，立化甘泉，可無病渴，此至寶也。」好事者隨至高麗使館試之。命貯苦水數斛，攪之以鹽，投以帶，水沸作魚眼，少頃甘冽無比，遂各驚歎。鬻者言，闖賊陷京師，得自老中貴家，蓋內府物也。然歷覽記載，從未聞此，高麗使何由知之？予未敢信也。有范生者，道之甚詳，周亮工《書影》中亦載之。

奇門術

京師有李翁者，自號生生子，賣數於市。人往叩，但默書所禱事於小銅盒，翁即言某事若何，並道其人姓名甚悉。士大夫驚異，車馬填塞。然大約驗於前，不驗於後，逾年，門遂寂然。予偶造其肆，見手持一冊，迫視之，上列雜字千餘，或五六字，或數字，則以朱圈間之，絕無意義。弁邵康節先生一序，云是《奇門術》。《易》曰：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」想翁之為數，僅得其形似而已。

本朝立法寬大

《遁園贅語》云：洪武二□二年三月二□五日榜文云：在京軍民人等，但有學唱的，割了舌頭；娼優演劇，除神仙、義夫、節婦、孝子、順孫，勸人為善，及歡樂、太平不禁外，如有褻瀆帝王聖賢，法司拿究；下棋、打雙陸的，斷手；蹴圓的，卸腳。千戶虞讓之子虞端吹簫唱曲，將上唇連鼻尖割去；指揮伏與姚晏保蹴球，卸去右足，全家戍滇。明初立法之酷，何以至此？幾於桀、紂矣。今本朝雖當改革，禁網疏闊，真生民之大幸也。

舊臣姓名錄

東海逸民者，不知何許人，不著姓名，不記鄉貫，著《舊臣姓名錄》一卷，皆明季薦紳入仕國朝者，其言曰：「滄桑以來，荃化為茅，雀飛成蛤。初疑巽權而待變，久之革面而易心。既乖誓墓之風，孰顯捐軀之節？雖有絲麻，願無忘於菅蒯；眷言禾黍，豈遂棄其釜。然而年將六稔，事繫千秋，歧路堪悲，河清難俟，姑存姓氏，以垂來葉云。」予謂逸民記載，不無微意，但義難一例，勢有差等。即如癸未科諸公，或初登仕版，或未沾一命，遭逢鼎革，君子有怨辭焉。倘以為予一人之私，則我豈敢。

人臘

先少宰公致政歸，有一邊弁，贈人臘二枚，長四五寸，俱係男體，耳目手足悉具，貯以紫檀匣，云孕婦懷妊五月，設法取下，製入丸散，補益倍常。公為之慘然，卻不受。吁，始作俑者，亦不仁甚矣。《尚書故實》亦載人臘，長尺許，云取僬僥人為之，大屬無據。

狼入境

鳳陽穎上縣，群狼入境食人，行旅皆結隊而過。

關中碑刻

客有餉予李北海《雲麾將軍》碑刻者，缺下半截。詢之關中一友，云碑在蒲城縣，日有摹拓者，土人厭其擾，盜琢下載之半，故碑本不全。又言，古今碑刻，莫盛於關中，然細加搜訪，西安府學，自《三經》外，則有二□八種；其在屬縣者，有一百七□一種；在外府各縣者，有九種，而宋、元諸拓亦在內矣。蓋因宋向拱鎮長安，拓三千餘本，民苦之，削其字；韓鎮修灞橋，督工急，即磨碑石供之。罹此二厄，得全者幾何？銀鈎鐵畫，多湮沒而不傳，是誰之咎歟？

寶爐

吾郡東關外有土阜，相傳為王墳，莫知所自。明季有獵徒縱犬逐兔，見旁有孔穴，乘夜潛入。初覺冷氣徹骨，乃投以火。良久復入，內有石牀、石几，珍寶充斥。最後獲一爐，翠色斑斕，形勢殊古。其爐為豪家所得，置桌上，香煙自發，結成五色雲，雲中見白鶴飛翔，晝夜數起，真奇寶也。既而近墓居人人穴縱觀，旁列短碑，云吳諸葛瑾墓。郡吏以擅毀古塚，物迫入官，惟爐不知所終。

黑虹

庚寅六月，黑虹夾日，首尾垂地。失記某日。

雨麥

鳳陽府太和縣，天雨蕎麥。

縛筆作書

《傳信錄》曰：巡江都司朱士鼎，膽氣絕倫。張獻忠攻武昌，被獲。戟手罵賊，賊斷其右手，以左手染血灑賊。復去左手，棄之江濱。而士鼎不死，尚能縛筆於臂作楷書，亦一異也。

托生

山東前進士王晉，登州人，觀察越中。家甚裕，棟宇巍煥，服用侈麗。年老病卒，魂投萊州濰縣生員劉曰瑚家為子，才墮地，四顧久之，撫膺大哭。曰瑚舉家驚怪，止一子，不忍殺，因叩其故。曰：「我本王某，托生汝家，今貧若此，奈何？」隨話前生事甚悉，令召其二子、一婿。曰瑚如其言，濰去登二百餘里，不三日即到。語家事，纖悉不遺，其子伏地大哭。又命召妾李氏至，問：「牀下埋金五百，得無為人所竊乎？」妾言：「公亡後，即取助喪事矣。」語畢，悲不自勝。於是二子分產之半授曰瑚，兩家往來如至戚。宋萊陽琬親見其事，為予述。

春草堂詩

寄笠道人者，姓盛氏，名蘊真。幼為給諫納言侯公第三子所聘，未及於歸，納言父子殉節，遂誓不嫁，薙髮入空門。道人讀書能吟詠，曾題納言《春草堂詩》云：「謝公游眺地，春草已無根。夕巷牛羊下，空簷鳥雀喧。可憐吁眇盡，徒有簡編存。淚灑西州路，何人酬一樽。」「□載重遊地，孤城帶落暉。西園迷舊跡，北渚長新磯。玉樹人俱盡，金庭事已非。何須問短笛，獨立淚沾衣。」亦可感也。

虎橫

蜀保、順二府多山，遭獻賊亂後，煙火蕭條。自春徂夏，忽群虎自山中出，約以千計，相率至郭。居人逃避，被噬者甚眾。縣治、學宮，俱為虎窟，數百里無人跡，南充縣尤甚。

城壕

九月，武陵候潮門，每夜聞牆垣有哭聲，其音甚哀。識者曰，此城壕也。

日食

□月朔，日食。既，白光黯黯，小星皆見。

女化男

粵東新寧縣文村，有婦人，其夫出外經商。數月歸，婦已化為男子。因別居，後竟娶妻生子。憶前朝吾郡有莫儼臣者，娶武弁李玉孺女，定情之夕，撫摩不能入。久之，陰戶忽長一肉，漸如男人。莫大驚。別居三年，因遭還母家。蓋李氏具二形，初猶如處子，情興既發，遂露男形。李翁無子，一旦，為更丈夫服，出見賓客。復納室，生一孫。莫生有妻而無妻，李翁無子而有子。李氏始以人為夫，繼又夫於人，真天地間一怪事也。

奇疾

小校畢聯元，偃師人，得奇疾，左股痛不可忍，呻吟累月。有僧謁門丐食，問其所苦，曰：「此肉鰻也，早治可活，今病深矣。」因刺其膝，出小蛇□餘條，如指大，僧持之去。逾數日，蛇復湧出，竟死焉。

麒麟生

辛卯三月，陝西平定州麒麟生。是日，有五色祥光繞牛身，遂產道旁，遍體生鱗，四足有甲。地方官護送至京師，觀者雲集。未幾死。

天隕石

五月初一日，東長安門外，辰刻隕青石一塊，大如斗。

烈婦殉義

七月。大兵破兩粵，武進士熊朝佐者，堅守博白縣不下，為土寇所害。夫人張氏收葬畢，謂部將曰：「我夫死忠，我可不死節乎？汝等為我辦後事，更築一臺生祭我，我當死節自盡。」眾初以為未然，見其辭氣嚴決，不敢違，果為築臺。張氏沐浴登其上，南面坐。諸將再拜，具豆觴，為一再舉卮。復諭曰：「死是我分，不足為異，惟冀諸君子盡忠報國，勿負我夫。」語畢，遂從容自縊。

吳中墨令

吳中一令，逸其名，性貪而淫。縣治前民家婦，號「花冠菩薩」，色頗豔。令見而悅之，遣役通意，民不敢違，往來久，人無覺者。適諸生數人知其事，匿戶外，毀門直入，滅燭亂毆。既而呼火，佯驚曰：「我師也，死罪死罪！」因請曰：「生等寒士，幸遇我師，望稍濟其乏。」令曰：「此地無物，奈何？」曰：「庫中物皆師物，但批數字，千金可立致也。」令窘絕，書片紙付吏。頃刻金至，剖之。不退，復請曰：「須立誓，某等方散。不然，恐有後患也。」令益窘，執筆寫數字。諸生裂之，曰：「必直敘始末乃可。」時天將曙，不得已，如其言，眾始散。令後竟以墨敗而去。

神索僕馬

湖廣田家鎮，有吳甘興霸廟，甚靈異。武進莊君罔生，典試楚省，夜泊廟側，夢甘來訪，延坐。臨別，向莊索一僕一馬，皆平日所愛者，夢中不得已，諾之。詰朝，僕、馬俱死。

異蛇

江寧溧陽縣產異蛇，長四五尺，名曰「蠻甲」，能隱形，嘗出入人戶內，不可禁。逐之者必遭害，或善事之，貧者往往得富。予鄉舉房師江右邱公諱貢瀛，任瀨水令，親見之。實方書所未載。

沈翁鳩子

南潯沈翁者，性誠樸，家貧，生四子，俱有強力，衣食不給，日求自振之策而無由。一日，長子語諸弟曰：「我儕終年為傭，所得不過數金，不若去而為盜，富可立致也。」議既定，同告翁。翁力阻之，四子意堅。乃謬為好語曰：「不為盜飢死，為盜法死，等死耳，我不可禁，但今夕須盡醉，後死無悔也。」遂出錢令市酒肉，止一孫在側，遣往探賊，約以翌午歸。夜半，翁與諸子痛飲，戶至曉不啟，鄰人竊窺之，則五人皆七竅流血死。蓋翁懼子為盜，密買砒置酒中，又慮絕嗣，因遣孫出。若翁者，可謂勇且智矣。士大夫哀翁之死，而服翁之決也，競為詩歌以美之。

自知宿世

封邱李公嵩陽，起家乙榜，視學江南，翕然有公明之目。自知其宿世之事，才能言，便能道其前生姓劉，居邑之東關，苦心誦讀，年逾壯，猶為諸生。一日偶病，行藥城隅，遇舊交李某，邀之同行，隨至其家。忽將劉推倒，以紅紗罩之。初覺悶極，須臾而出，已不能語矣。及長，尚能記憶。與明季彭城萬年少壽祺之事，頗相類焉。

蕭匠能詩

華亭蕭中素者，字芷崖，幼業匠，喜為詩，運斤之暇，吟詠不輟。其《建業懷古》云：「千門柳色近蕭條，白下樓臺轟絳霄。江口舳艫連鐵甕，月中弦管亂銅刁。高牙大纛將軍幕，碧草黃雲帝子朝。欲向雨花參半偈，片帆無計渡金焦。」雖僅能近體，且他作不甚工，然視張打油、胡釘鉸，則少有間矣。

白龍吐珠

王辰五月二日六日亭午，有五龍見浦南葉謝。其一龍飛至張澤鎮，風雨晦冥，摧屋拔木，橋樑皆掀舞空中。龍長數丈，白色，鱗爪俱見，口吐一大珠，晶瑩澄澈，盤旋煙霧中，火光燭天，河水騰上。一人迫視之，為風所卷，行半里始墜。移時，龍向西南而去。按崇禎三年五月二日三日，寶坻縣午後有五龍鬥於空中，上下數丈，先小後大，揭去民房二餘間、驢二頭，莊民華秋被捲去，過河擲下身死。未幾，兵起。龍鬥之下，殺戮最慘。見先少宰公所著《擇言小草》中。

均田均役

吾鄉財賦之區，困於徭役。前明編審大役，有細布北運南運種種名色，賠累者不少。然大率官吏廉謹，戶口豐足，雖橫索，無苛派，故民猶樂於趨事。今朝大役，止有收兌，而破家亡身者之九，蓋因充役一名，計費銀一千二百兩，稍樸誠者其費益繁，民生惴惴，朝不保夕。當其始議，以為主戶充，客戶貼；大戶充，小戶貼。語非不善，乃富民必詭寄，而充者必窮民矣。客戶或殷實而免脫，主戶反赤貧而承值矣。時無召、杜，往往厲民，可為歎息。後婁縣尹東郡李復興者，採納輿論，力倡均田、均役之法，上司特為入告，得允所請。於是百年之弊，一朝而革。迄今鄉城殷戶、故宦子孫，得以各保其產、各安其生者，皆李令之力也。

種痘

安慶張氏傳種痘法，云已三世。其法，先收稀痘漿，貯小磁瓶，遇欲種者，錄小兒生辰，焚香置几上，隨將黃豆一粒，傅以藥，按方位埋土中，取所貯漿染衣，衣小兒。黃豆三日萌芽，小兒頭痛發熱。五日豆長，兒痘亦發。日而萎，兒痘隨愈。自言必驗。夫痘疹事關先天，生死預定，乃欲以人工奪之，亦巧矣哉。

橘異

粵西太平府，距城餘里，有大橘樹，蔭一二畝，蛇虺蟄其下。每霜後紅實垂垂，多至數石，人相戒不食。縉雲一明經，宦游過其地，摘啖之。既而就邸，邸主人見其目赤，大駭曰：「君得無啖橘耶？勿累我！」急驅之出。少頃，遍體發腫，仆地自躍，躍不已，先脫兩臂，又脫兩股，化為巨蛇，入橘林而去。

櫟園筆記

周櫟園《筆記》曰：六安生員朱鵬死，無子，妻有遺腹，過期不產。鵬弟利兄所有，以為詐，訴之官。鵬母上言。婦實孕。久之不育，以為蟲疾也。共歷五六月，同姑視獲，產田中。人見其久而生，謂此必昌朱氏，名之曰「應昌」，編入州志。年四，迄無就，為齊民。

議裁提督

吾松舊制，吳淞設總兵一員駐防，其餘沿海如金山衛、川沙等處，各設參戎，形勢聯絡，海濱有警，一呼俱應，最為得策。自國朝，慮海氛飄忽，專設提督，坐鎮府城。去海百餘里，分防諸弁，往來請命，緩急不能即赴。賊往往乘隙揚帆突入，屢遭劫掠。逮遭兵至，而已無及矣。況提鎮銜尊勢重，坐享榮華，糜兵耗餉，有害無益。兼之兵民雜處，尤屬不安，百姓房屋，半成營伍。洪內院承疇議撤提督，以總兵駐吳淞，科臣亦有籌及者。何時得復舊制，使郡中士庶復睹昇平之象耶？

虎邱修禊

吳閭宋既庭實、章素文在茲，上巳日飛箋訂客，大會於虎邱阜。江浙二省及自遠赴者凡二千人，吾鄉與會者二餘人。先一日，布席山頂。次夕，聯巨艦數，飛觴賦詩，歌舞達曙。翌日，各挾一小冊，匯書籍貫姓名而散。真修禊以來一盛事也。吳祭酒以詩記之，云：「楊柳絲絲遍禁煙，筆牀書卷五湖船。青溪勝集仍遺老，白袷高談盡少年。筍屐鶯花看士女，羽觴冠蓋會神仙。茂先往事風流在，重過蘭亭意惘然。」

秦省雨雹

五月初六日及二日一日，陝西省城大風霾，雨雹復作，雹大如雞卵，鴉鵲紛紛墮地，頃刻堆積。

蚩尤旗

六月晦，漏二下，東西各有白氣，光芒相射，長丈許，數刻而滅。曰此蚩尤旗也。

巨鮎

閏六月，上海人飲牛春申浦，忽見浦中兩鬣，高三四丈，乘潮而至，鬣牛足入水。眾力救，牛得無恙，股間鬣痕大三寸許。訪之魚人，曰此巨鮎也。

犬奸

關東一婦，性淫蕩，夫往戍所，經年不歸。家畜一犬，黠甚，婦每置於懷，因與之接。犬與人道無異，而健捷善鬪戲，能晝夜不息，絕愛之。未幾遂孕，彌月一產三犬。地方以為妖，聞於官，細鞫，始得其實。

補遺

狐怪

崔御史某，北直長垣人。嘗差往某處，日將暮，僕從前覓館舍，獨騎一馬行。忽睹一婦人步馬前，縞衣繡裳。崔心動，婦忽回顧，姿態妖豔，目挑心許，以行人踵至，不及款語，遂策騎赴驛。竟夕不寐。事畢覆命，一夕獨坐，聞叩戶聲，啟視，則前所見婦人也。訊其何來，曰：「知君見思，特來相就耳。」心頗疑懼，而悅其色，因留與狎。婦肌理瑩滑，言詞慧利，笑語橫陳，曲盡衽席之妙。叩以姓氏，曰：「久當自知，今幸邂逅，永侍箕箒可耳。」居數月，顏色頓減，家人勸令速遣。崔亦疑蹤跡莫考，乃緩辭

之。婦怒，變作夜叉狀，朱髮靛面。驚仆，逾時始蘇，則婦在側，宛然如舊。因好語曰：「與君恩義甚深，無聽人言，頓生異念。倘復見拒，恐身命亦難保也。」駭極，不敢復言。未幾，巡兩越，舟次廣陵，婦堅不肯渡江。力挽之，復現前形，乃告病回籍。久之，視離淮上，婦亦從赴任。妻妾既不敢同寢處，凡事受制，鬱鬱不得志卒，婦遂隱不見。識者謂，江南無野狐，此婦蓋狐精也。夫妖由人興，苟秉正直，即處微賤，邪豈能干？乃儼列繡衣，顧終其身為淫獸所侮，竇恨而沒，此其人亦大概可見矣。

玉蟹

洞庭之陽，一民家門枕巨石，相傳已數世。忽有望氣者謂曰：「是中有物，願以三□金易之。」民以為奇貨，姑索三百金。其人慨然曰：「諾，我歸取金，必留以待我！」民大喜過望，恐為人所竊，率妻子掘置密室中。至期，其人果至，撫膺歎息。驚問故，曰：「此石中有玉蟹，殆千歲物，乃日月之精、雨露之氣相結而成，餌以水穀可活，實希世之寶。今置室中久，形具而神已槁，無所用之矣。」剖之，果得一石，宛然蟹也，但勿能動耳，貨之猶獲數□緡。

妖術

京師有妖人，群行於市，呼人姓名，有誤應及回顧者，即覺昏迷，隨之去。引至僻處，搜剔囊橐，甚或擠之於水，罹害者眾。事發被獲，悉真之法，乃止。

蜈蚣

南塘張氏墓，林木蓊鬱，有蜈蚣二，長丈餘，足皆數寸，夏月懸樹間，若曳足練。夏公允彝嘗言，宦閩時，被檄至海濱，見一物形如車輪，螯若巨斧，當道而立。眾聚擊之，熟視乃蟹也，烹之，得數□人饌。乃知海魚吞舟，巴蛇食象，無足怪者。《海內經》云：海中有千里蟹。《玄中記》云：北海之中，蟹之大，舉螯如山，身故在水。然則此蟹又不足言矣。

牡丹

牡丹種類繁多，《洛陽》、《陳州》、《天彭》諸譜，載之甚詳。近有予族人某，頗好事，以重價買得一本，如世之所謂「玉樓春」者，微帶紫色，上綴碧瓣，高出半寸許，迎風款款，宛如飛蝶，名曰「蝶穿牡丹」，蓋異種也。初植時作花八九朵，次年減其半，又次年並其本不存矣。天下之物，賤者易茂，貴者難成，大抵如此矣。

河決

河決金龍口，役夫數千，糜費以萬計，編柳為牛，大數□圍，實以土石，沉於河，閱歲功始就。嘗考漢建始中，河決館陶，犍為王延世取竹落，長四丈，大九圍，盛以石，兩船夾而下之，三□六日河堤成。其難易固有懸絕者。

鱧怪

潤州一漁人，夜泊江渚，見一黃衣女子，年可□三四，頭縮雙髻，從蘆葦中出，就人乞食。食已即去，每夕如此。怪而跡之，見一鱧長五尺許，金色，目如丹砂，首有肉角，見人躍入江而沒。

毗陵女子

毗陵吳氏，名家女，□七通詩書，姿態豔麗，約婚某氏。聞其夫不慧，常私恨之。一日出遊，邂逅婁江王生，一見相悅，遣婢通意，婉變尼寺中。往來半載，漸有覺者，於是掛帆而遁。夫家鳴於官，跡之，獲於旅邸。氏不願別適，愁容瘁服，親自供狀。郡守覽而異之，斷還聘金，聽歸王生。其供詞一日傳遍人口，今錄於此：「賤妾生從桂苑，長自蘭閨。羅敷總髮之年，弄玉初笄之歲。無情無意，何怨何傷。禍因踏春南陌，隨喜東禪。有太倉王生者，援琴而挑，心漫傳於流水；投梭難拒，佩乍解於江臯。始托紅葉以通詞，終藉綠衣而申約。迎風和韻，竟成鄂渚之媒；對月調弦，遂薦巫山之夢。抱錦衾於蕭寺，綰翠帶於西廂。園中梔子，未喻同心；池上鴛鴦，羞誇比翼。於是賤妾踵西施之約，王生駕范蠡之舟。何圖風波頓起，雲雨驚飛。王子義造成口劍腹刀，楊介仁織就羅網吉網。白面書生，指為吒利；紅顏女子，認作梁清。命之不猶，夫復何恨！昔卓氏縞素而赴相如，漢皇勿罪；紅拂衣而奔李靖，楊帥勿追。伏祈將奴斷配王生，了卻三生業債，完此一段良緣。勿令重瞳之配，伏劍軍前；應憐季倫之姬，捐軀樓下。」兩家父母深恥之，而吳下相傳，詫為奇事。

木龍

鄱陽湖有大木，乘風鼓浪，昂首掀舞，遠望如龍，一月數見，土人呼為「木龍」，犯之者能覆舟，有禱輒應。糧艘駢集，皆虔祀之。中有□餘艘笑其妄，揚帆先行，至中流，忽遇木龍撞擊，一時俱沉，救援不及。洞庭有楠木大王，想即此類。

先府君軼事

北關民昌留者，負人錢，歲暮逼迫，無可為計，賣妻五□金以償。臨別，道經予舍，攜手痛哭。先君仲隆府君，適送客見之，叩其故，以實告。呼之入，即如數與之，曰：「以此償逋。」復贈五金，曰：「汝夫婦可將此度歲，無生他意。」留與妻泣謝而去。至是，忽有衣繡衣、乘四人輿者，求見府君，叩頭伏地，大哭，扶之不肯起，熟視乃留也。數年前入海島為寇，來降，授總兵職銜矣。餽送頗如禮，府君笑而卻之。

巨蛛

九月，泖濱人樵於野，見一古塚頽壞，俯窺，內伏巨蛛，形如箕，因舉挺奮擊，腹破，獲一珠，大類龍眼，夜置暗室，光明達曙。一富翁以穀數斛易去，後不知所之。

地理不足據

越中一紳，隱其名。宦歸，家鉅富，頗恃勢橫行，擇地葬親，久而始得。不數年身死，子弟俱不肖，家中落，地竟無驗。嘗記吾吳昔有蕭生者，精青囊術，為富家擇地，足跡幾遍山谷，竟無吉壤，因題一詩於齋壁曰：「行盡前山與後山，尋龍不見又空還。想因此去無多路，只在靈臺方寸間。」今人動稱難於覓地，讀此可以醒矣。

冒族

吳俗最喜聯譜，如張姓極繁，必合為一族，不問良賤。此風今盛行，不獨江南矣。然有大可笑者：吳門某，恥厥祖寒微，冒一遠年詞林為高祖。詞林向絕嗣，並族中無一人，以為此獨得之秘，遂自高祖以下皆私名號，刻單傳觀，以示可信。將本生一筆抹去，世祿自命，居之不疑。或誚之曰：「先人白屋，一旦化為朱門，榮則榮矣，然置祖宗於何地乎？」可發一噱。

譚輅語

張氏鳳翼《譚輅》曰：「凡人兄弟叔姪間有登科甲者，亦足為家慶。乃有生忌心者，寧冒認同姓貴人為宗，攀援異姓貴人為戚。」斯言也，其殆有所感而發乎？然以予所見，不獨忌也，而且加謗焉；不獨謗也，而且欲下石焉。百計詆誣，惟恐其勝己，而於受者初無所損也。誰無同氣？而忍至此，可為三歎也。

傭工奉道

洞庭席氏張巨肆於松閔鎮，一傭性謹，虔事三元，日夕靡間。一日，索傭值，欲棄家焚修，因具舟送歸。渡泖，舟子利其所有，縛手足，繫以鐵貓，沉之於水。日暮，忽大雷電，席氏中庭墮一布囊，上□鐵貓，啟囊則傭工也，見者大駭。久之，傭蘇，具道其故。閱數日，舟子來索值，傭攜飲食出勞之。叩頭請死，金尚宛然。眾欲聞於官，傭力止乃已。

天門開

癸巳二月，襄陽人見天門開，光明洞照，有黃旗二，長各數丈，自上屬下，從空飄，隱隱有二□餘字，至暮始滅。

慎刑

時海內初安，邊疆底定，上留心刑獄，諭刑官曰：「國家不得已用刑，必情罪允當，斯受者無怨，不可任喜怒為輕重也。今問刑衙門，恐以情面生疑，護庇為咎，往往故人，作自全之計。朕一日萬幾，慮不及致詳，死者不能復生，咎將誰歸？夫為盜之民，

猶許自首，叛逆之眾，廣示招徠，而況有職朝臣、無知赤子，即或罹罪，尚不忍殺，豈得陷以刻深，致滋冤濫？自後務詳審真情，引用本律，一切鉤索羅織，俱宜痛革。與爾諸臣，共期刑措。」大哉王言，好生之德，真可媲美堯舜矣。

蒸麥

時淮南北早荒，禾稼悉枯，三時已過，惟蕎麥尚可蒔，人爭市其種。泰州一富家積麥甚多，市於邵伯鎮，獲利頗厚。復載以來，增價發賣。忽陰雲四合，雷電震擊，其人立斃，所載之麥，飄播四野。僕震死復甦，詢其由，云主家積此麥二百餘石，慮不得善價，從而蒸之，一以期數增而利厚，一以期其不出，更載餘者以市，皆熟麥也。故有此報。

棺有定數

越東昌化縣周生，性曠達，母喪治樁，並自治其一，置室中。一夕，夢其祖坐堂上，召語之曰：「此棺已付汝子矣。」未幾，酷暑中子暴死，倉猝移用。周後赴嶺嶠作墓，卒於道，竟不獲斂。《耳譚》記鄂城一叟，壯歲製棺，常夢緋衣少年臥其內。後高蘇門先生宦楚，暴卒，諸司強以百金購之。叟曰：「民不敢辭，但願一觀高公耳。」及入，儼然夢中所見，乃知一棺亦有定數。與此事頗類，陳進士秉謙為余道。

再補遺

神燈

越州餘姚縣有神燈，春夏之交始見，東郊岳廟為最盛，遊人憑高俯眺，初見一二點，冉冉從廟出，已而漸稠密，百千成群，熠熠往來。或見燈聚處，使人趨視，則無有，其人回視故處，或反有之。出沒變化，不可紀極，自初更，至鐘鳴則滅。俞進士璘約予往游，竟未果也。《草木子》曰，神燈，名山之有者，如峨嵋嶺峨嵋山、成都聖燈山、簡州天光觀、衡山聖燈岩、匡廬神燈岩、明州天童山、高麗太白山，皆有之。

分縣

知府李正華，議分華亭之半為婁縣。正華患漕賦山積，委罪無從，謀立官以分咎，於是力請撫軍，分華之半為婁。至順治□二年，始得請。自分縣之後，凡學宮衙署、官吏廩餼，勢不得不增，而遊手無賴，投充胥役，弊端愈繁，民生騷然，而積逋如故，其貽害有不可勝言者。正華初未審究利弊，博採輿論，徒恃臆妄行，而上官誤信，我郡諸君子，又不起而力爭之。吁，可慨也！後言路屢陳應照舊制合併為一，竟不可得。正華之罪，可勝擢髮哉。

海寇深入

九月初六日，海寇深入春申浦，圍閔行鎮，搶劫一空。郡城及各村落，皆紛紛驚竄。既而乘潮掛帆而去，出入自如。官兵數□，僅騎馬遙望，偵其已去，彎弓鼓噪而已。

塔影

我郡西關外有曹姓者，工醫術。曉起開戶，見大門有塔影倒掛其上，蓋西塔影也，莫解其故。如是□餘年，積貲至數千金，後忽不見，家遂中落。嘗見《猗園記》，海虞城東塔，落□五里外水中，天晴，倒影九層，歷歷可數。又一僧房內小屋，窗中隙光射壁，宛然見小塔。天下事，有不可以理測者。《輟耕錄》亦載此異。

兵變

□月，山東膠州兵變，總兵海時行自稱新興王，破數縣，四出劫掠，官軍討擒之。

神索書

沈學士荃，字繹堂，壬辰殿試第三人，清修好士，尤工書法。西關戚家巷，有五通廟最靈。一夕，廟左一士，夢神來謁曰：「某欲得沈公一扁額，煩君為我致之。」士素不識沈，沈之客計生南陽，居相近，往告之，為代書，懸祠中。夜半，復見夢曰：「某自求沈公真跡耳，計生贗筆，何足貴乎？可為我易之。」士驚寤，投刺謁沈，具語其故。異而與之。是夕，復夢神來謝。學士名位顯赫，神蓋預知之矣。

昌國縣

舟山，宋元舊設昌國縣，四面環海，屬定海，城止四五里。有□八大壘，山田水田，計四萬餘畝，人民樸略，畜養繁茂，地擅魚鹽竹木之利。明初，湯國公巡視沿海，創建城堡。崇禎特設縣，昌國正宜設縣，以資防守，乃獨廢之，致賊屯聚，不知何故？海寇方殷，當事者所宜熟籌也。

寒穴泉

《墨莊漫錄》載，華亭縣有寒穴泉，與惠山泉味同，邑人鮮知者。王荊公有詩云：「神震冽冰霜，高穴雪與平。空山澗千秋，不出鳴咽聲。山風吹重寒，山月相與清。北客不到此，如何洗煩醒。」宋華亭屬秀州，不知此泉在何山中，惜不可考。

貪橫之報

縉紳之裔，流為奴隸，雖曰子孫不肖，然似屬冥報。華亭有聶某者，鬻身於朱會元錦。朱夫人曉妝，聶妻陸氏持鏡旁侍，泫然出涕，鏡墮地而碎。朱叱曰：「我登巍科，汝得為奴，幸矣，有何不足，而若有不豫色耶？」陸泣謝曰：「非敢然也，氏父與翁，俱叨甲榜，曾祖亦會元，以此傷心，不覺淚下耳。」細叩，始知為陸文定公之孫、進士慶衍女，而聶吏部慎行之媳也。大驚，亟遣歸。吏部貪狠，為害鄉里，以惡疾死，未二□年，諸子非死亡則淪落不偶，天之報施，益信不爽。

鬼詩

黃生雪芳，老儒也，家貧，寓橫雲之蕭寺。一日薄暮，獨步林麓間，見一客幅巾袍，搵生坐石上，相與議論古今，吐詞清雅。謂曰：「聞君善詩，僕偶得一絕，願奉聞，可乎？」遂朗吟曰：「山花不復春，潤霧滴如雨。寂寞青松根，烏啼墓門樹。」生驚起曰：「何乃似鬼語耶？」回顧忽不見，悵然而返。

王襄敏

明王襄敏公以旂，家舊京聚寶門外，屋宇樸陋。及官都憲，有勸其買徐氏大宅者。公往看，隨報罷。或問其故，公曰：「此府第也，門堂廣大，必常得青衣數人守之。我一老書生，安用此為？況兒輩乎？」竟老舊宅中。嗚呼，公之識見過人遠矣。士大夫苟讀書守禮，當以王公為法。

陰丹

陰丹之說，最為誤人，王長生《真人口訣》曰：「不敢為主而為客，慎莫從高自投擲。側身內想閉諸隙，正展重壺兼偃脊。四合五合道乃融，翕精吐炁微將通。嫋嫋靈柯不復空，徐徐玉壘補前功。沂流百脈填血腦，夫婦俱仙得此道。」其解詳《雲笈七籤》六□四卷中。又經曰：「欲求此生壽無極，陰戶初開別消息。」然知者以之續命，不知者以之喪生。今之術士，借此欺世，還精補腦，百無一人，殞身絕嗣，後悔莫及，可不戒哉！余曾有詩云：「素女纖腰托紫晨，紛紛吐翕恐難真。靈柯玉壘傳遺訣，莫把陰丹誤後人。」讀之可以悚然悟矣。

續香草

延陵吳氏名湘，字漱玉，年□六七，姿態豔麗。早有風流放誕之目，為某妾，傭奴其夫，邂逅唐生，遂越禮焉。某訟之郡守，守命賦「枷詞」，有「最新聞，風流刺史，獨桌宴紅裙」之句。守大稱善，判歸唐。未幾，唐死於兵，湘被擄，後宛轉歸清河氏。時逾四旬，豔如舊，寵之專房，竟至喪生。所著有《續香草》，大抵皆綺麗之語。其悼亡云：「一自修文赴玉樓，苦無青鳥渡瀛

洲。看花曾戀千金黛，倚檻曾添半臂鞦。醉掩綺疏魂夢斷，吟殘幽閣粉香愁。憐君不及多情月，伴我盈盈到白頭。」臨風懷舊，情緒堪憐，但不知所悼者為何人耳。

傳經

我家世習《尚書》，宗人之舉於鄉者，皆壁經也。再傳而後，族姓益繁，亦有分授各經者，然三百年來，科第不絕，竟無一人以他經獲售，亦一異也。

削鬚償米

我郡顧正心者，字青字，父官少宰。正心善心計，多智數，家業日大。捐銀萬四千餘兩，置義田四萬八百餘畝，合郡皆食其德，前朝義之，命永復其家。再傳以後，家漸落，至曾孫名威明者，已粥不給矣。時朝廷忽下所司，盡還其產。顧以窶人，驟擁富厚，豪興頓發，廣交匪類。性喜博，又酷好梨園，聘四方輕薄子，演臨川《牡丹亭記》。有一年少，應剃髭鬚，裝杜麗娘，進曰：「俗語去鬚一莖，償米七石。倘勿吝，乃可從命。」顧拊掌笑曰：「此細事耳。」即令一青衣從旁細數，計削鬚四三莖，立取白粳三百石送其家。諸人互相懲憑，益為豪舉，所費不貲。不四五年，以逋賦為縣官所拘，縊死於獄，而所謂五萬畝者，亦竟不可考矣。

不喜見俗人

予性迂拙，頗不喜見俗人，偶遇，便褰裳去之，以此每與世迕。然如阮宣子輩，古亦往往有之，不獨余也。昔人云：「無求莫問朝廷事，有恥難交市井人。」斯言也，殆余之知己乎？

鶴塚

庭前有虯松一株，乃先君子手植也。枝幹扶疏，亭亭如蓋，予每趺坐其下，盤桓不能去。忽有雙鶴，結巢其巔。數日後，雄被彈死，其雌孑然獨處，予朝夕遣人護視之。一日，向余躑躅哀鳴，似將言別者。明晨起視之，已死矣。因瘞之松下，積土為墳，人皆呼為「義鶴塚」云。

白席

今人燕客，一人傍立，高唱舉杯、舉箸，及茶點之類，甚覺聒耳。然趙宋之時即有之，謂之「白席」，見《老學庵筆記》。

乳田

予偶客瀨水，買市間乳餅供早膳。方食頃，適同年黃君至，謂曰：「此不可食，宜急覆於地！」叩其故，曰：「土人取朽草布陰溫處，日以穢物漬之，久之生蟲，蠕蠕然漸大如蛹，形狀可畏，壓其汁以充乳，售與過客，非真牛乳也。」予聞不覺嘔噦，幾至委頓。後閱張氏《白癩髓》，載廣中韶陽，有種乳田者，先掘地窖，以粉鋪於內，取草蓋之，壅以糞壤，俟粉化成蛹，作汁，汁蒸成乳食之。此係惡俗，不知江左何以傳此法也。客游者不可以不知。

方氏雜戒

侯城方氏曰：人寧可以不食，而不可以不學。不食則死，死則已；不學而生，則入於禽獸。古人所謂臯夔稷契，何書可讀？彼愚忠愚孝，獨何人歟？況學而入於禽獸者，又不少也。

五湖

洞庭兩山之勝，余神往已久。適於孟冬，有山中友人見招，欣然鼓柁。抵湖口，忽風浪大作，三晝夜不息，於是輟棹而返。洞庭古名震澤，又曰具區，曰笠澤。其謂之五湖者，按志，因東通松江，南通霅溪，西通荊溪，北通滬湖，東又連非溪，故名。又云，中為菱湖，北為莫湖，東逼胥湖，長山之東曰游湖，通晉陵境者曰貢湖。其名不同，然總一太湖，即范蠡泛舟處也。予初擬登縹緲之峰，憩林屋之館，探洞天之軼事，訪用里之故居，而茲又不可得矣。因口占一絕云：「白雁橫空木葉飛，峭帆西去訪靈威。那知咫尺三山路，萬頃風濤輟棹歸。」《荊州記》言，君山上有道，通吳之包山，故太湖亦有洞庭，下潛通君山。吳楚相去頗遠，不知其果否也。

姓名雜考

倉頡姓侯，名剛，見古文。許由字武仲，見《莊子釋文》。伯夷名允，字公信。叔齊名智，字公達，見《論語疏》。仲雍字熙哉，見《史記注》。老子初生名玄祿，見《玄妙內篇》。孟子父名激公宜，母仇氏，見《瓦釜漫記》。介子推姓王，名光，見方氏《通雅》。孫叔敖名饒，百里奚字百井，鬼谷子姓王，名□，文翁名黨，雜見諸書。漢太公名熒，字執嘉，見《帝王世本》。易牙名亞，見孔穎達疏。伯樂姓孫，名陽，見《莊子疏》。陳仲子字子終，見《高士傳》。伏生名勝，見西漢碑。壺關三老姓令狐，名茂，見荀悅《漢紀》。李筌字達觀，見《神仙感遇傳》。關雲長本字長生，見《三國志》。失馬塞翁姓李，見高允詩序。武陵漁人姓黃，名道真，見《三洞群仙錄》。赤壁吹洞簫客，乃綿竹道士楊世昌，見吳匏庵詩。